



10770

牧齋初學集卷第一百

外制十

順天府薊州遵化縣知縣顧天寵授

文林郎

勅曰閒者邊鄙多聳輦轂繹騷徵求日煩供億滋敝吾畿內長吏有躬任繁錯之寄而身兼牧帥之長者乎余何愛璽書不以風異之具官某器縉純明風操廉辨始令盧氏蔚有賢聲比遷北平在吾左輔以物力凋殘之地當薊遼傳遽之衝而爾以講武訓農爲能以傷財害民爲戒師行糧食比閭無荆棘之憂士飽馬騰竝邊有金湯之勢應辦良苦幹濟有聞乃以覃恩授具階自有東事以來言者率欲簡用邊吏擁衛近畿遵西接渝關東連潞水鈐轄京邊之際爾爲令廉辨得民漁陽突騎皆爾赤子朕方拊髀頗牧爾無以循良吏自足也則余汝嘉

父咸寧贈文林郎順天府薊州遵化

縣知縣

勅曰節目礫珂是徵喬木之材源流演涵乃識大川之浸惟我舊老粵有後賢風流未替於前

而慶社有詒於後余寵嘉之顧某乃具官某之
父藹藹吉人振振公姓循墻却步有退讓君子
之風讓產食貧修孝弟長者之行守先朝之遺
笏榮戟依然服舊德於一經箕裘未艾是用贈
具階官於戲世家巨室將徵盛美於本朝積慶
留餘尚徵挹注於造物

母文氏封太孺人

勅曰福祿攸同蓼蕭之所以自葉也福履綏之
樛木之所以逮下也和德致祥盛德有後風雅
之教其可誣哉某氏乃具官某之嫡母出自德

牧齋集二百

二

門教成師氏備倉庾不妬之德有鳴鳩一視之
仁熏然太和蔚爲盛事黃髮鯢齒御文駟以生
光大丰兕觥躋公堂而稱慶美哉介眉壽而歌
燕喜猶然憑几杖以勅子孫茲特封爲太孺人
於乎子爲人母爾爲母師洵五福之竝圓將百
年而未艾

生母王氏贈孺人

勅曰于傳有之母以子貴今吾臣子父有追命
之冊母有從爵之封而恩不逮於所生豈吾所
以推思念母之意乎某氏乃具官某之生母矢

行結縞屈身助選服小星之訓柔順有儀鍾大國之祥劬勞罔極宜廣因心之典用伸欲報之恩茲特贈爲孺人嗚呼先得我心尚考孝慈之錄永錫爾類彌深樂之悲

直隸順天府昌平州順義縣知縣張

國綱授文林郎

勅曰頃者東方多故戎車未寧內地戒嚴民亦勞止矧茲甸邑介在竝邊思得周才以安搶攘其長吏賢勞勞茂著朕安得忘之具官某升敘澤官綰符赤縣屬歲時之不易兼警急之相仍而

牧齋集二百

三

爾才優割剽志存保障溝池襟帶百雉屹然邑屋駢闐四郊樂只推是爲理真吾所求之劇令也乃以考績授具階夫燕京南壓區夏若坐堂皇而俯庭宇順義其在奧窔之間乎內附輦轂外傍陵關雖萇爾一隅鈴轄非小吾所以留心弊吏者非徒以文法期會而已也爾其念哉

直隸真定府深州衡水縣知縣郭鳳

翔授文林郎

勅曰朕觀人主優異三輔賢吏至召致榻前訪以理人之術人主臨堂皇而俯區夏扶風近地

雖屬城下邑猶庭堦也具官某奮跡賢科試政畿赤以靜安之支邑在信都之故區邑有流備野多蕪穢而爾勞瘁長養專勤撫循所司上爾治狀曰節愛字人爬搔剔蠹稱曰循吏殆無愧焉乃以覃恩授具階傳稱恒山之野五穀蕃熟四種五穫衡雖蕞爾邑其州則冀其鎮則恒也爾爲政歲登人和天其有意於恒之野乎爾益懋乃績用以久恒而毗冀朕將顯陟汝

直隸順德府內丘縣知縣吉天敘授

文林郎

牧齋集二百

四

勅曰朕留心弊吏問民病苦蓋將萬里庭階矧於近畿在吾轂下璽書褒異豈有愛焉具官某持身謹潔美才周通以徵輸繹騷之時兼冠蓋相望之地能使桴鼓不作厨傳有嚴閱爾程書用深嘉歎乃以覃恩授具階今東隅不靖畿輔震驚蕞爾中丘倚太行而枕鉅鹿亦一要害也昔言此地當安靜無事之日知戰鬪攻掠之備爾亦有事於此乎詩不云乎綢繆牖戶甸邑之爲牖戶亟矣其將有以庸汝

直隸河間府青縣知縣楊應震授文

勅曰昔魏郡十五城獨繁陽有異政漢史書之矧於旬服近在扶風當吾擇官憂民之際安有尤異之政蔽不上聞者哉具官某明經修行學道愛人以蕞爾彈丸之邦值累年捐瘠之後戴星爲治計日有程辛勤於暑雨祈寒勞苦若家人婦子爰以考上最於畿南乃以考績授其階青雖小邑然溥水衛河會斯邑以入於海民雖力穡崇本凋瘵之後奸利易生爾治之寬然有餘矣夫治小如大故能治大如小治大國若烹小鮮此善喻也爾尚益懋厥猷以稱朕意

直隸廣平府成安縣知縣馬珍授文
林郎

勅曰成安爲武安屬邑漢之斥丘今爲赤縣夫以其地多斥鹵因以氏縣而今乃轉斥而爲赤也則豈非以地多賢宰如古寇今桂之流而邑遂以稱雄緊與朕睽顧邦畿留心弊吏未嘗不思見其人也具官某論秀鄉闈授官京邑當水旱洊臻之後兼輸輓絡驛之時而能使歲不爲害民不告疲烝徒謳歌流亡安集此可以爲長

人之吏矣薦牘婁上朕甚嘉之是用特授具階
朕聞寇在邑符移不出縣門而百姓莫敢後期
今吏徒取期會徵發豈復知此意乎爾治斯邑
聿有能聲寇於爾猶前政也余不以文法吏弊
爾爾其念哉

直隸順德府平鄉縣知縣仇夢台授

文林郎

勅曰唐制有之畿邦之宰任得其人有以又安
黎庶足以張吾京師也平鄉吾甸內之邑在邢
洛之間土地夷曠污萊彌望朕思得良吏爲吾

牧齋集二百

六

休養生息久矣具官某儒能節吏政以養民發
跡賢科仔肩劇邑嚴肅以薙稂莠清淨以起疲
瘠能使吏畏民懷政平訟理臺察大吏咸以治
理薦聞乃以覃恩授具階夫平鄉西望沙河東
臨漳水亦畿內一水國也宋人言漳水一石其
泥數斗願募民復史起十二渠以資灌溉今畿
南盛言水利爾將以何說而處此爾其更列狀
以上化沮洳爲督亢此吾之所急也朕將顯陟
汝

直隸鳳陽府虹縣知縣張鳳翼授文

勅曰朕初踐阼詔長吏問民疾苦南望中都爲興王湯沐之地其屬城下邑父老子弟皆高帝豐沛故人之遺也朕豈能一飯置之哉具官某以公車之僑出宰百里初官南詔越在蠻邦繼宰中都乃其支邑勞心撫字殫力興除遂使道絕流僑野無蕪穢最其上考中於程書乃以考績授具階今天下全盛而中都乃稱殘瘠流離滿野夫漢之沛卽周之豳也王業之本根其可以弗念乎虹故屬符離高帝割宿泗以奉陵邑故并歸於濠朕不以一下邑吏小汝明矣爾其敬哉

校齋集二百

七

直隸應天府句容縣知縣羅延光授
文林郎

勅曰句容故留京左輔民旅雜居冠蓋相逮吏斯土者有墨易以彰有德亦易以望劇衝之地蓋亦吾長吏之攻錯也具官某鼓篋有聞鳴琴稱治再更句曲試於錯盤置水不淆芬絲必理傳遽文織而野無勞人徵輓奔流而民有餘粟漢法計吏廉平不苛庶幾近之乃以考績授具

階爾之前政有徐九思其人者乎屬在孔道厨傳未嘗不飭賓至未嘗不如歸也吏習民安不事蠹厲斯亦爲政之師表與爾尚苾乃心力無俾九思專美於前輓近世之吏不足學也朕且庸觀爾於成

浙江杭州府錢塘縣知縣李白春授

文林郎

勅曰吏分符出宰治辦爲難至於古都今會風俗侈而獄市繁斯又盤根錯節割割之要區也朕綜覈吏治法必首此具官某奇圭無玷東箭

牧齋集二百

八

有筠試割能操更絃益習以旁午浩穰之會兼凋殘靡弊之餘茹蘖飲冰躬儉樸以風末俗戴星移日殫勤瘁以恤勞人小物必勤勞絲咸理薦書累上功狀昭然乃以考績授具階嗚呼今之吏介在通都大邑飭厨傳走竿牘游光揚聲拜除如流用是通顯而已爾能敦守樸學拮据吏事不以都會爲市朝不以邑宰爲傳遽不獨副吾詔旨且可以風俗吏焉朕則顯陟汝

浙江寧波府鄞縣知縣沈猶龍授文

林郎

勅曰朕嘗觀於方志明州踐山枕海處百粵之
東偏生齒蕃庶夷舶時至頃年以來滋益囂敞
民既告病而吏亦勞矣誰能字吾人者其文學
飭治廉平不苛者乎具官某起家甲科出宰劇
邑有素絲之節而居之以平有遊刃之能而行
之以恕用能庸過姦蠹扶養小弱循良之聲往
復有聞朕方更新弊吏所司以考績來上用授
具階在昔王安石令鄴多善政貸穀立息以紓
其民而人以謂新法之所自始爾讀先王之書
撫前政之跡其必有槩於中矣觀一邑知天下
毋謂一邑小也爾其念哉

牧齋集二百

九

浙江台州府臨海縣知縣張時暘授

文林郎

勅曰邇者吏治縱弛民不堪命朕初卽位言者
章滿公車意盡然傷之今長吏有遵奉詔條往
復有聞者吾用以表率新政頒播百城如不及
焉具官某器資純篤風操修明始試政於剡城
旋治劇於回浦水蘖自誓廉平服官歌思不忘
於溪藤美陰日滋於琪木乃以覃恩授具階志
稱疎在四山民多強梗而臨負海以樸靜儉約

聞爾爲政如登車射御罄無不宜以何道致然爾亦旣貫而獲矣尚恐乃心力視後而鞭之母以丘陵之獲自喜也朕汝嘉哉

浙江台州府黃巖縣知縣周玄昭授

文林郎

勅曰台爲瀨之奧區其屬城多阻山瀕海而黃巖以山爲名阻深樸靜尤爲易治况可以循良長吏坐而鎮之難以瑣科急切理也具官某起自賢書遂膺民社飲冰官舍遊刃簿書事計日而可觀民望風而自理所司上爾治狀曰野有

牧齋集二百

十

歸鴻案無留牘其庶幾乎乃以歲績授具階夫橋度之吏專屬逢氣廉平如爾可以用爲儀矣然朕聞異時中倭自黃巖始以徧師扼海門而東南晏如此亦長吏之任也桑土之詩豈遽忘于前事乎朕于爾觀厥成矣

江西南安府上猶縣知縣張國棟授

文林郎

勅曰朕初卽位頒布詔條勞問疾苦阻深僻壤越在數千里外猶吾階戶也有能副朕德意將爲遠民報之具官某登在公車試之百里處度

廣交衝之地當奸寇充斥之餘水奠失心割割
在手遂使吏愾視牘盜息探丸風聲茂著于書
山歌詠長流于猶水乃以覃恩授具階夫上猶
南迫東廣西帶郴桂虔吉之閒一要地也割虔
以隸虔蓋自宋始上猶戰而虔虔之閒咸又豈
可以遠方吏附贅視之乎爾尚慙乃心力朕且
有後命

湖廣嘗德府桃源縣知縣張醇儒授

文林郎

勅曰古稱桃源之中其人淳朴至不知有漢晉

後齋集二百

十一

今世民俗囂澆思得循良吏牧養小民去雕返
朴聞桃源之風欣然說之采訪遺俗存閒其長
吏今何如也具官某初宰沅江而政簡訟稀移
令桃源而民淳俗茂蓋爾以清操約己以醇德
撫人勸課惟勤畜字不擾遂使桑麻雞犬藹然
上古之風女種男耕宛爾家人之樂教條滋簡
程書有聞乃以考績授具階今之桃源介在沅
湘溪蠻接跡亦稍勤征繕矣其視中土望縣俗
敝而文多者有閒也因其教不易其俗斯善理
人者乎朕視天下如此邑矣行且以爾風異焉

河南河南府永寧縣知縣孫志元授

文林郎

勅曰朕聞儒者以經術潤飾吏事化行俗美至于修治學官春秋鄉射藹然先王之風於乎何修而得此乎今有能復古教化以漢之吏道字吾人者吾何愛于璽書具官某服鄒魯之遺教作江漢之名儒兩試爲邦皆用古法迨于永寧之政又當優仕之餘閒織問耕宛若家人之事依孝悌弟居然長者之言民旣以爲不煩吏亦知其可畏朕聞之漢吏曰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爾庶幾近之茲以覃恩授具階爾亦嘗爲中牟矣便坐之嘉禾其圖狀猶在乎召伯之甘棠蔽芾弗伐去爾今所治不遠也爾之爲吏先教化上禮義其亦有前政之思乎朕將風異爾以昌明儒者之效尚懋勉哉

河南開封府太康縣知縣李之茂授

文林郎

勅曰大梁爲天下要衝其屬城多古循吏風績朕嘉與長吏滌除煩苛有能遵奉詔條以卓魯之遺字吾民者朕不愛璽書以風異之具官某

器識經遠風操肅明牧此疲邦副吾德意撫勞人以緩徵發行荒政以救凶饑東矢均金不改飲水之操盤根錯節益徵遊刃之能乃以考績授具階夫宋介魯削遷乎其地而弗能爲良爾一令武垣再蒞湯夏何以所至治辦也誠心以求之精心以理之以此理人何施而不可詩不云乎爾之教矣民之効矣

陝西鳳翔府岐山縣知縣趙民戴授
文林郎

勅曰朕端憂民生循省吏治乃眷西顧岐雍之

牧齋集一百

十三

遺化猶有存焉者乎于斯地也得一循良之吏蓋尤褒異之具官某學術淹通器資拔傑出宰百里越在岐山漢三輔之舊墟號爲難治周文王之至德載在簡書而爾壹以古人爲師聿成循吏之治勞問疾苦三時跡遍于周原休養勞民四野味飴于荼堇絜諸漢法是曰廉平律以周官則云能辨茲以考績授具階夫吏道雜揉南北異宜然而民猶先王之民政猶先王之政也爾旣以治岐有聞矣率是以往其忍以叔季之治治吾民乎爾往欽哉

山西平陽府浮山縣知縣陳崇虞授

文林郎

勅曰朕聞平陽堯之所理窮鄉下邑其人儉嗇善讓有堯之遺風朕方深思治理嘉與良吏去雕返樸問吏于晉九拳拳加意焉具官某廉以生明廣而能儉拊循勞問跡徧郊圻勸課巡行身棲里舍治邑如家人之事斯民有上皇之風乃以考績授具階夫南北堯山在爾竟上傳稱新田土厚水深有汾澮以流其惡而澇水西北流入于汾爾官于斯撫唐晉之餘覽山川之舊其可以助吾理人者必多矣益圖前效以稱朕意欽哉

牧齋集一百

十四

四川潼川州安岳縣知縣翟學程授

文林郎

勅曰安岳隸劔外遠在井絡之間朕軫念遠民思其俾乂治行高等不泱月而達于朕聽猶吾庭戶也具官某風姿廉潔條令和平疏食敝衣脂膏不潤均金東矢約劑有孚興文則詠歌接于西眉問俗則僻陋革于東普遂以考績授具階劔外徵兵徵材民不堪命俗吏壹切逢厲敦

化闕焉爾廣厲學官存問耆老步趨漢吏或以謂迂闊寡效然政聲流傳不遠萬里又豈有使然者乎詩不云乎愷弟君子神所勞矣

四川雅州名山縣知縣劉爾完授文

林郎

勅曰朕在宥天下俛仰遐荒一卬蜀漢嘉青衣故地朕雖在明堂法宮之中黎風雅雨夷獠雜虜之民未嘗不食坐見之也朕不忘遠民其忍忘遠吏哉具官某應經明行修之選慕尚德緩刑之書近畿已著年勞嚴道允傳聲績民風土俗無往不宜幹辦廉平所至而治史疎便沈黎夷落之地蔚有黃圖赤縣之風乃以覃恩授具階日者蜀方多事名山猶未受兵然控帶西蜀咽喉南詔亦一要區也爾其益相視衿要撫民治兵如雷簡夫之在雅則吾無劍外之憂矣爾勉之哉

牧齋集二百

十五

原任福建福州府羅源縣知縣倪千

禠授文林郎

勅曰朕初踐阼覃恩區夏而先朝循良之吏乃有政聲流聞程書中格者咸得補給如例此亦

經英皇然也。皇言。某書。某卿。出宰永昌。勤視
戴星。清如飲。之。百。其。稱。英。二。年。有。成。乃。于。報。最
之。特。遠。有。親。越。之。擇。其。擇。可。成。尚。思。五。禱。之。歌
叢。桂。焉。不。不。之。陰。撫。故。舊。政。事。共。新。恩
乃。如。所。說。檢。思。嗜。之。語。反。王。相。吏。必。擇。文。學
活。行。揚。其。者。真。之。正。以。制。以。為。左。遷。破。格。甄
拔。之。亦。屢。記。矣。不。獨。祥。恩。及。爾。亦。示。所。司
以。重。書。褒。異。之。喜。公。母。以。資。格。限。天。下。良。吏。也
欽。哉。

政。而。若。其。之。樂。之。而。不。王。師。吏。必。勤。文。學
叢。林。焉。不。不。之。陰。撫。故。舊。政。事。共。新。恩
之。特。遠。有。親。越。之。擇。其。擇。可。成。尚。思。五。禱。之。歌
叢。桂。焉。不。不。之。陰。撫。故。舊。政。事。共。新。恩
乃。如。所。說。檢。思。嗜。之。語。反。王。相。吏。必。擇。文。學
活。行。揚。其。者。真。之。正。以。制。以。為。左。遷。破。格。甄
拔。之。亦。屢。記。矣。不。獨。祥。恩。及。爾。亦。示。所。司
以。重。書。褒。異。之。喜。公。母。以。資。格。限。天。下。良。吏。也
欽。哉。

牧齋初學集卷第一百一

太祖實錄辨證一

太祖高皇帝以天曆元年戊辰九月十八日

丁丑未時降誕于鍾離

元天曆戊辰婁宿降靈 高帝以是年生至

洪武戊寅婁星復明周世宗征淮以荆塗二

山乃濠州之朝岡有王者氣命斷之有梅族

居此因曰斷梅山後三百年而 太祖出焉

元末童謠曰富漢莫起樓貧漢莫起屋但看

羊兒年便是吳家國我 太祖定都建康改

牧齋集二百一

至正二十七年爲吳元年實丁未也

壬辰二月亂兵焚皇覺寺 上無所避難甚憂

之乃禱於神 云云

從實錄則 太祖憂亂避兵禱于伽藍神因

守旬月而後有相招迫脅之事以 皇陵碑

及 御製文集考之則先有相招迫脅之事

而後禱于神也宋太祖微時被酒入南京高

辛廟香案有竹椀筴因取以占其名位以一

俯一仰爲聖筴自小較以上至節度使皆不

叶忽曰過是則爲天子乎一擲而得晏元獻

爲留守題詩廟中曰庚庚大橫兆警咳如有
聞帝王之興一何其相類也

壬辰閏三月甲戌朔 上入濠城郭子興留置
左右

滌陽王廟碑云爲門者所執將欲加害王親
馳活之實錄云人以告子興子興遣人追至
親馳之與遣人其緩急則有閒矣廟碑爲
太祖親藁以授張來儀者實錄不据此何也
居數月子興與妻張氏謀以馬公季女妻 上
張氏曰吾意亦如此子興意遂決卽 孝慈高

皇后

牧齋集三十一

二

滌陽王夫人張氏次夫人亦張氏据張來儀
廟碑初勸滌陽館 高帝于貳室者次夫人
也滌陽被械携二子從 高帝奔告魯淮者
亦次夫人也厥後女爲 上妃生三王二公
主人知滌陽能識真主于魚服之中不知皆
次夫人啓之也滌陽夫人生三子皆與 高
帝不協而次夫人獨能知 高帝且以其子
相託當滌陽信讒疑忌 高帝憂疑疾疢之
時其所以周旋側陋解釋甚閒又可知矣

高帝親藁滁陽事實蓋亦深著次夫人之功而實錄但云子興夫人張氏盡沒其實大失高帝之意余故表而出之

癸巳冬彭早住自稱魯淮王趙均用稱永義王按實錄癸巳夏五月後書云彭趙二帥既據濠州挾德崖等爲已用是冬早住自稱魯淮王均用稱永義王所謂是冬者癸巳之冬也滁陽王廟碑及皇明本記記二姓僭稱俱在壬辰奔濠之時與實錄異以高帝紀夢考之則云明年元將賈魯死城圍解予歸鄉里

收殘民數百獻之上官以我爲鎮撫當年冬彭趙僭稱部下多凌辱人所謂當年冬者亦癸巳之冬也以時勢言之二姓雖草草僭稱亦當在元兵解圍之後而不在自徐奔濠之日當以實錄爲正又按元史順帝紀辛卯八月蕭縣李二及老彭趙君用攻陷徐州老彭者早住之父彭大也芝蔴李旣敗則彭大當與君用俱奔濠實錄不書彭大而書早住又書于甲午六月上取滁陽之後云未踰月彭趙遣人邀上守盱泗上辭弗往未幾

二人自相吞併早住亦亡惟君用專兵柄云
云按順帝紀又於丁酉歲書趙君用及彭大
之子早住同據淮安趙僭稱永義王彭僭稱
魯淮王則下酉歲早住尚在以理度之癸巳
之夏與君用併吞而亡者乃彭大非早住也
實錄於早住既亡之後記上使人說君用
及賂其左右以解子興而廟碑與天潢王牒
俱云彭趙東屯泗州拔王以往遣人賂彭趙
得縱歸則又早住不死之明證也龍鳳事蹟
云先是芝蔴李故將趙均用彭早住據淮安

僭稱王早住死均用益自專未幾奔山東依
宋將毛貴此早住死于淮安之明證也二姓
僭稱之事在壬辰癸巳間者諸書載之甚確
而順帝紀又載于丁酉歲者蓋彭大既亡之
後早住與君用同陷盱泗同據淮安君用仍
僭稱永義而早住襲其父之舊仍稱魯淮故
元史又從而記之也元史稱彭大之子早住
其意甚明脩太祖實錄者殆未及考耳已
亥歲君用殺毛貴旋爲續繼祖所殺獨早住
不知其所終而丙午歲梅思祖以淮安降

上諭之曰汝等多故趙均用部曲往往皆授
重名繼歸張氏復食其祿則數年之內君用
輩披猖淮泗閒略可想見惜紀載闕如無從
援摭耳姑書此以訂實錄之誤

甲午七月南略滁陽道遇定遠人李善長來謁
留置幕下俾掌書記

鄭曉名臣記云上嘗與善長從容談論天
下事善長稱上豁達大度類漢高祖天下
不足定也上因問善長卿可方蕭何徐達
可方韓信誰可方張良者善長稱金華宋濂

上曰孤所聞青田有劉基按高皇帝是時
居滁陽甥館名位在諸將之後安得偃然稱
孤以漢高君臣相命善長典司書記上戒
令勿言諸將得失遑及其他龍鳳戊戌克婺
上始召見濂庚子克處始有人薦基此時殆
未必知有兩人也流俗有英烈傳稱太祖
三顧中山中談經世大略髣髴如韓侯葛
生識者嗤之不謂鄭氏通儒亦剽取俗說如
此又黃金闕國功臣錄載善長當元季隱居
東山思佐明主以安天下按庚午詔書善長

挈家草莽詣軍門俯伏于前豈隱居高尚者耶太祖之于善長一則曰以文吏相從一則曰知小吏之心善長之爲吏審矣必欲諱胥吏之名標隱遯之目則鄴侯雍奴將不得爲兩漢之宗臣乎俗儒膚陋往往如此宜痛削之

乙未春正月上率鎮撫徐達叅謀李善長取和陽

謹按太祖實錄壬辰閏三月上從滁陽王起義命爲九夫長癸巳六月以上爲鎮

撫乙未春子興命

上率兵二千規取和陽

牧齋集卷二百一

六

上率鎮撫徐達叅謀李善長等數十人徑進中山王之稱鎮撫見於此當是時中山雖隸太祖麾下其實屬滁陽王部曲太祖與中山之爲鎮撫皆滁陽命之也史家不悉本末皆云一見上卽授鎮撫位諸宿將上不知乙未之春子興命太祖總兵和陽諸將猶不肯率從久而後定中山豈能遂踞諸將之上乎太祖御製神道碑云命爲帥首凡有徵征以代朕行至克姑孰始云命王爲將定

建業始云命王爲大將此可見史家誇大之詞皆非事實也渡江以後開帥府丙申爲吳國公以逮于稱吳王凡有拜除皆出龍鳳之命或如藩鎮承制故事國史多忌諱皆沒而不書然亦往往有可考見以太史公秦楚月表之意求之不沒其實可也

乙未六月克太平命馮國用典親兵任以腹心錙三吾宋國公追封三代碑云陳也先來犯和州人馬三倍我師以廟算制勝獲其全軍也先旬死不得剽願款附刑牲與盟飲血而

嘔知其懷貳必不令終矣其軍之投戈環

上而寢悉去其兵士唯公一人侍側竟達曙無他是後公先陷陣衆乘勢崩之遂禽也先据實錄 上悉屏舊人于外獨留國用侍臥榻

旁而錙學士追封碑歸其事于勝當時國用最爲上所親信周旋宿衛勝封宋國誥文猶以國用爲言令侍側者爲勝則誥文必不獨舉國用也勝在開國其功未得比于常鄧而與六公之列者亦以國用故也安得掠其兄之勞以歸勝乎丙申三月降陳兆先三萬

衆擇五百人置麾下 上知其疑懼悉令入
衛以安之及攻集慶多得其力而碑以爲陳
也先之衆也先于乙未六月僞降已而誘其
部曲復叛至有紿 上臨軍受俘之事 上

安得不心疑之而令其降卒入衛乎碑又云
是後公先陷陣遂禽也先乙未九月也先追
襲我軍於溧陽爲青衣兵所殺未嘗有再禽
之事國初諸公記載之文獨鎬學士最多譌
繆未可枚舉王世貞撰馮勝傳則云獨國用
與勝環甲侍帳中兩人旣並侍帳中矣何云

獨乎鄭曉異姓諸侯傳云 上釋也先勝兄

弟察其有異志曲防之竟不能爲害此皆因
三吾之碑而傳會者也史家曲說如此竝當
刪去又按開國功臣錄馮國用從克鎮江以
下皆鎬三吾碑所載勝功次也丙申七月
上開行省金陵卽以國用爲親軍都指揮使
今乃云在克宜興之後則繆甚矣國用旣掌
親軍在帝左右亦無出守禦宜興之理王世
貞撰列傳因開國功臣錄之誤而又云兄弟
俱授萬戶俱進大元帥國用尋擢親兵都指

揮以已意杜撰傳合何所據依失之遠矣
乙未七月陳瑩先以衆數萬來攻太平戰于城
下遂擒瑩先

太平城下之戰實錄與寧河東甌神道碑互
異而實錄寧河本傳又與神道碑合則實錄
與本傳又互異也叅互考之實錄則云上
遣徐達鄧愈湯和引兵出姑孰東迎戰後命
別將繞出其後寧河神道碑云上親督兵
禦之調王與魏國以奇兵出其後東甌神道
碑云王擊其水軍中山寧河二王繇東門轉

牧齋集二百一

九

戰城北破其步軍遂擒瑩先以獻以二碑叅
考之則從上督兵禦之者東甌也以奇兵
繞出其後者中山寧河也實錄所載殊脫略
當以二碑正之

丙申七月徐達圍嘗州張士誠遣其弟九六來
援達設伏擒之

一望虞山一悵然楚公會此將樓船閒關百
戰捐軀地慷慨孤忠罵寇年填海欲銜精衛
石驅狼願假祖龍鞭至今父老猶垂淚花落
春城泣杜鵑右陳基敬初夷白集詩也基臨

海人至正初以薦授經筵簡討謝歸教授吳中張士德入吳網羅一時名士延致幕下仕僞吳爲學士入國朝預脩元史集中所稱楚公及平章榮祿公者皆謂士德也平章榮祿者士德降元所授曰楚國公者元追封也按洪武實錄士德以丙申二月據平江秋七月援毘陵中山武寧王設伏擒之我太祖高皇帝御製武寧神道碑亦首載其事今基舟中望虞山之詩則以爲楚公身將樓船百戰捐軀之地此所謂傳聞異辭矣基身在士德

幙中是詩作于癸卯二月渡江使淮之日不當爲無稽之言而豐碑國史簡冊昭然又豈宜有錯誤哉今年採輯開國功臣事略于宋文憲鑿坡後集得梁國趙武桓公神道碑云丁酉六月戊辰取江陰秋七月丙子攻嘗孰張士德出挑戰公麾兵而進士德就縛士德士誠之弟也遂征望亭甘露無錫諸寨以武桓之碑觀之則基之詩爲有徵矣文憲身任國史奉詔撰此碑必經呈進士德之就擒開國之大事也安得無所援据而輕以武寧之

功狀移于武桓碑于士德就縛之下又曰士德士誠之弟也其屬詞鄭重似有意欲疏通證明之者余因是而詳復攷之則實錄之誤誠不可得而掩矣實錄七月擒張九六十月士誠以其弟被擒遣孫君壽請和願歲輸糧二十萬石黃金五百兩白金三百觔劉辰國初事蹟以爲士德母痛其子故也然士誠既以失弟而聳懼其母又以痛子而請和士誠之遺書何以了不置喙高皇帝之復書則

曰攻圍嘗州生擒張湯二將尚以禮待未忍

加誅爾所獲詹李乃吾偏裨無益成敗張湯二將爾左右手也爾宜三思我師旣擒士德獲其謀主又何以匿而不言但及張湯二將耶其誤一也元史丙申七月士誠兵陷杭州楊完者擊敗之陶九成輟耕錄紀杭州之役士德與王與敬偕往以諸書互攷之則士德陷杭在七月其敗歸平江當在八月安得有嘗州被擒之事其誤二也元史順帝紀及達識帖睦爾傳張士誠爲書請降達識帖睦爾承制令周伯琦撫諭之詔以士誠爲太尉士

德爲淮南行省平章政事時士德已爲大明兵所擒此丁酉八月事也若士德丙申七月就擒則去士誠納款已一載餘矣安得有平章政事之授耶又按達識帖睦爾傳元授士德淮南行省平章政事士信同知行樞密院事士德尋爲大明兵所擒則其事在旬月間矣元史之書法甚明其誤三也士德以好賢下士初造伯業如王逢楊維禎楊基者頌慕之辭久而不替不獨陳基輩流召致館下者也假令以二月入吳七月就縛居吳不及半

載又提兵往來三郡無須臾之暇士德雖有過人之略何以能深得士心若此其誤四也王逢梧溪集云今太尉開藩之三月令部將王左丞晟書使踵海上招至吳中以予避地無錫說晟勸張楚公歸元擢淮省都事予辭不就逢他日遊崑山懷舊傷今之詩亦云桓桓張楚國挺生海陵鄙玄珠探甕社白馬飲浙水三年車轍南北向復同軌量容甘公說情厚穆生醴誓擊祖逖楫竟折孫策筮天王詔褒贈守將躬歲祀士誠之歸元其謀皆出

於士德逢以元之遺老與有謀焉令丙申之
秋士德已爲俘虜逢雖欲緩頰何以自效其
誤五也元史記丁酉歲士誠屢爲楊完者所
敗然後乞降士德之被擒在七月而元之招
諭在八月則士德被擒時歸欵之事已定矣
實錄謂我欲留士德以誘士誠士德閒遺書
士誠俾降元以謀我故誅之國史旣誤記士
德被擒于前而不欲泯其主謀降元之事故
曲爲之辭非事實也其誤六也由此言之則
士德被擒之事斷以趙武桓之碑爲正而實

錄之誤爲無疑也予又攷天潢玉牒云丁酉
六月取江陰州攻嘗孰獲張士誠弟士德以
歸皇明本紀云明年復破其兵于宜興湖橋
擒其弟張九六並獲其戰船馬疋皆與武桓
碑相合湖橋在虞山西北通福山港爲舟師
入江要地故士德被擒于此基由琴川次福
山港舟中望虞山至今可想見其處本紀曰
宜興傳寫之譌也又攷實錄丁酉七月丁丑
徐達兵狗宜興取嘗孰擊張士誠兵敗之獲
馬五十疋船三十艘降其兵甚衆武桓碑記

攻嘗熟在丙丁實錄紀在丁丑相去止一日
固知卽此一役也云徐達兵取嘗熟而不言
武桓者武桓方以領軍先鋒聽大將調遣嘗
熟之兵亦聽武寧調遣遂沒而不書獨于取
嘗熟下脫士德就縛之事則以丙申誤記于
前故也然此事所以傳譌者蓋亦有故丙申
七月旣擒張湯二將軍十一月又擒其梟將
張德用兵之際羽書交馳奏報錯互流傳旣
久卽聖祖製碑之日亦止據一時功狀書
之未及是正耳平吳錄載士德援嘗州被擒

在丁酉三月尤爲無據其他紀錄載紛如又
不足道也夫史家異同必取衷於國史而國
史多不足信至如開國元勳之碑出自御筆
傳諸琬琰非他金石之文所可倫擬而猶或
未免於傳疑史家之難豈不信哉余以萬曆
戊午讀夷白集懷疑胸臆如有物結轆者迄
今數年排纘鮮剝稍有條理乃敢次第書之
未知後之君子其以爲何如也天啓六年七
月十九日

丁酉七月胡大海破楊完者于徽州城下九月

汪同來降

徽州城下之戰寧河神道碑記寧河與越國同事而實錄本傳從之胡越國新廟碑記此戰專屬越國而實錄從之按是時寧河守徽州越國進取婺源完者兵寇徽州寧河以守將禦寇而越國還兵合擊之則此戰兩公共事無疑也碑載是戰在十月實錄在七月攷程國勝神道碑國勝以是年十月從衛公戰敗苗軍則當以十月爲正奏報偶異史家之參錯多矣又按實錄七月丙申揚完者率兵

十萬欲復徽州胡大海還師與戰城下大敗之九月癸酉朔元婺源州元帥汪同等詣雄峰翼降國勝神道碑載同與國勝等偕降徽州城下之戰國勝已在行閒則較實錄所載蓋大相矛盾矣攷寧河神道碑城下之戰在是年十月蓋寧河越國之拔徽州在七月而城下之戰則在十月惟戰在十月故國勝旣降遂得奉寧河調遣如戰在七月而同等降以九月則絕不相蒙矣此可以訂實錄之誤當與寧河事略互觀

已亥十一月胡深叛石抹宜孫閒道來降

實錄處州守將石抹宜孫遣元帥葉琛等屯
桃花嶺諸要害胡深守龍泉以拒我師至是
深叛宜孫閒道來降且言處州兵弱易取大
海大喜卽出軍與耿再成合攻之遂克處州
按神道碑與行述深出見大海在克處州之
後而實錄則以爲深閒道來降乃獻謀取處
州此大異也以實錄本傳考之似當從碑與
行述胡公受石抹公國士之遇旣解甲內附
而又獻謀以取處州此穿窬小人之爲而謂

牧齋集二百一

十六

君子爲之乎蘇伯衡撰繆美列傳云 上至

金華美從胡公大敗處州胡深元帥軍梅花
門外遂至菱道盡獲其輜重金華遂降已亥
十一月復從胡公擊處州軍據礮嶺其地險
隘衆莫利先登美率敢死士持挺魚貫奮擊
奪其壁以入我師守將石抹叅政棄城而竄
分兵略定浮雲得元帥葉琛使諭元帥胡深
曰今 上天授也士之欲立功名者不以此
時自附將誰與僂力且去年爾之衆戰而大
敗今年我之師不戰而勝則天意亦可見矣

與其阻險偷生旦夕孰若改圖可以保富貴也深然之出降龍泉慶元皆平遂以胡深葉琛暨劉基入見內出銀碗文綺賜之而遣還金華按伯衡記繆美說降深事甚詳其在處州既下石抹棄城之後彰彰矣石抹既遁深不得已來降豈有背石抹來降復獻計取處之事哉此可以證實錄一時之譌白仲淵千載之誣矣

丙申秋七月己卯朔諸將奉 上爲吳國公置江南行中書省 上兼總省事

牧齋集一百一

十七

實錄丙申七月 上取臺城諸將奉 上爲

吳國公今考之誤也是時置江南行中書省 亳都陞 上爲行省平章己亥五月陞行中書省左丞相辛丑正月乃爲吳國公俞本記事錄次第載之甚詳据辛丑十一月葉子奇上書于孫炎有曰丞相以雄傑之才紹開中興之運而壬寅冬航海之使猶齋行省平章宣命則丙申之未開吳國斷可知矣漢高未王巴蜀不改沛公之稱光武初徇昆陽但循本嘗之號帝王之興豈以區區封爵蚤晚爲

重輕哉史臣於是爲無識矣

和實錄辨證二

天子二月徵青田劉基龍泉章溢麗水葉琛金
宋濂至建康基陳時政十八策上嘉納之
按劉文成以至正十一年爲江湖儒學副提
舉十月辭疾歸十二年以湖東元帥府都事
是內海合劉基章溢成十五年以子官事

八齋初學集卷第二百一

牧齋集二百一

十八

事錄次第載之甚詳塔辛丑十一月葉子許
上書于孫炎存曰丞相以雄傑之才相開中
興之運而五寅各航海之使僧齋行省平章
宣命則丙申之未聞吳國斷可知矣漢高未
王也蜀不收布公之稱光武初徇昆陽俱備
聖神始受母衣吳爲無稽矣區區封爵豈晚能

牧齋初學集卷第一百二

太祖實錄辨證二

庚子二月徵青田劉基龍泉章溢麗水葉琛金華宋濂至建康基陳時政十八策 上嘉納之

按劉文成以至正十一年爲江潮儒學副提舉十月辭疾歸十二年以潮東元帥府都事從納麟哈刺築慶元城十三年以行省都事從帖里帖木耳招諭方氏與朝議不合羈管紹興十六年行省復以都事起公與石抹謀括寇十七年石抹宜孫總制處州分院治于

牧齋集百一

一

處以公爲其院經歷又辟郡人胡深葉琛章溢叅謀其軍事用公等謀盡平處盜十八年我兵取蘭谿且逼婺石抹遣胡深等救婺不克 上旣定婺卽命耿再成駐兵縉雲以規取處石抹遣葉琛胡深等分屯以拒王師公雖不在行間然未嘗不在石抹院中石抹蓋倚之以謀我師也實錄本傳云改行樞密院經歷與石抹守處州以拒國珍當是時石抹與耿泗國對壘于黃龍樊嶺間其所拒者非國珍也國史紆其詞耳元史是年經略使李

國鳳至浙東承制拜宜孫爲江浙行省參知政事行狀載公遷右司郎中李國鳳上其功不錄則公之遷右司郎中亦國鳳承制拜之也明年己亥十二月我兵取處而石抹棄城去矣公又在石抹院中其棄官歸青田山中或在石抹未敗之先要亦不甚相遠也李國鳳巡撫江南上公之功在十八年十二月王師克婺之後則行狀實錄本傳俱云棄官逃歸青田山中以其時攻之當在十九年春夏閒去石抹敗時無幾也方孝孺撰孫炎傳云

上克處方欲用人而秀民有能才者皆伏匿山中不肯出炎鈞致一二人錄其姓名爲書遣使者招之而劉基葉琛章溢尤爲處士所推基最有名豪俠負氣自以爲不當爲他人用使者再往反不起以一寶劍奉炎炎作詩封還之爲書數千言開諭天命以諭基基無以荅逡巡就見炎遂致基于京師又蘇伯衡撰繆美傳云處州旣下龍泉慶元皆平遂以胡深葉琛暨劉基入見處平之後公遷延避匿待孫炎輩鈞致久之始入見非獨以仕元

日久不欲輕爲我用亦不忍負石林也讀覆
詵集與石林倡和詩公之心事二百年後可
以想見行狀載西湖見慶雲謂金陵有天子
氣我當輔之及上取金華指乾象示人云
云吾以爲皆佐命之後其門人子弟從而爲
之詞非公之本心也封誠意伯誥云朕提師
江左兵至括蒼爾基挺身來謁于金陵歸謂
人曰天星數驗真可附也願委身事之于是
鄉里順化封弘文館學士誥云當是時括蒼
之民尚未深信爾老卿一至山越清寧然則
公之事我太祖傾心佐命蓋在金陵謁見
之後太祖之知公深矣爲著其梗槩若此
庚子六月康茂才遺書友諒約爲內應

鄭曉異姓諸侯傳載茂才與友諒書辭云云
當時倉卒致書戰後於敵舟臥席下得之安
得雕刻書尺流傳人閒此鄭氏傳會之陋也
今削去

辛丑九月陶安爲黃州府知府

按實錄辛丑九月以左右司員外郎陶安爲
黃州府知府乙巳正月調黃州府知府陶安

知饒州府相去凡五年而本傳則云知黃州
尋移知饒州徐紘集傳云癸卯黃州平 上

思得重臣以鎮之遂命知黃州改桐城令尋
移知饒州謝理太平人物志亦然皆與實錄
及本傳不合以陶學士詩集考之自龍鳳元
年乙未至九年癸卯安皆在金陵壬寅歲有
憶別之作云七年同在省東廳則辛丑歲安
未嘗出守可知也癸卯秋從征鄱陽甲辰守
黃州有今年春二月璽書命守土兩日抵其
州又值連月雨之句則安以甲辰守黃州在

平陳理之時當以徐紘集傳爲正陶學士事
蹟載令旨付陶安者凡二俱稱皇帝聖旨吳

王令旨其授黃州府知府則龍鳳十年二月

日授鄱陽府知府則龍鳳十年十二月

日則安之守黃移饒皆在甲辰年無疑

也惟徐紘謝理所記改桐城令他無可考而

學士集甲辰十月七日舟發樅陽詩自注云

時遷往桐城舊縣又記龍鳳甲辰秋九月干

秋節亦在桐城至聞除代者及不還之命則

云年殘動歸思客至報除書海內招文學淮

南起謫居又有臘八日發桐城詩則知安守
黃未幾謫爲桐城令至臘月召守饒州乃發
桐城也劄付所載授鄱陽年月與詩悉合乃
知二傳之有據而實錄與本傳咸有脫誤矣
俞本記事錄至正二十三年十二月中書省
郎中李君瑞陶主敬都事王用和簡較鄧永
真陳養吾博士夏允中炤磨陳子初等俱令
家人私通敵境於四沙易鹽及水陽王千戶
賄選壞法提至軍前俱剝衣鎖項置小船中
置於黃鶴樓下大浪中凡三日沉江而死惟

李君瑞兩腿訊一千下安置桐城縣按陶學
士文集甲辰歲守黃未幾謫爲桐城令安之
被謫必以癸卯從征令家人易鹽之事也俞
本所記當不謬其云俱置黃鶴樓下沉江而
死則當有誤蓋主敬但謫桐城而王用和以
壬寅二月死于金華也國初事蹟云夏煜犯
法取到湖廣投于江與俞本記合

壬寅 上駐金陵曹良臣以所部來附

按至正壬寅順帝二十二年卽龍鳳八年也
庚午詔書持兵負固于兩閒可觀望而不觀

望乃來歸者良臣居其次黃金錄以爲在金陵安豐兩主之間非也 太祖方以龍鳳記年開國承制安得自命兩主如黃金一之耶當是時小明王都安豐張士誠已降元構兵安豐與察罕相應次年卽有安豐之圍良臣聚兵立堡不走張氏而走金陵此所謂持兵兩閒可觀望而不觀望者也豈容以金陵安豐爲言小明王自毫徙安豐已而爲張氏所困自安豐徙滌其勢日蹙依吾 太祖以僅免耳豈有方張之勢可與金陵稱兩大者而嘉其擇主自拔耶俗儒不達時務誤解詔書不足采也

壬寅六月元中書平章察罕帖木兒遣使來致

音

按察罕破汴梁下山東江南震動我 太祖遣使通好察罕亦致書相荅已而有張昶馬合謀之來察罕爲之也 上曰察罕書辭欲以甘言陷我所謂甘言陷我者卽榮祿大夫江西行中書省平章之命也 元使以航海來淹留逾年而察罕被刺之間亦至矣野史所

謂太祖聞察罕死遂不受命者是也太祖
祖聞察罕死嘆曰天下無人矣又曰元朝不
達世變尚敢遣人扇惑我民察罕之死所關
係豈不重哉劉辰國初事蹟大書其事無所
隱避國史雖多微詞亦不盡沒其實參互之
可以考見辰又云太祖以孤軍獨守別無
趨向成敗當聽其自然在後滅陳擒張信知
天命有歸卽位後始圖中原然吾以爲察罕
一死天意灼然歸我明矣嗚呼帝王之興豈
不有天命哉 聖祖極推重察罕卽位後幸

汴梁特遣使往祭厥後洪武九年宋濂奉勅
撰方國珍神道碑歷數一時羣雄皆直書其
名而於察罕則云齊國李忠襄王察罕保釐
河雒其嚴重之如此非本于 聖祖之意當
時史臣寧敢輕獎亡國之臣以干聖怒耶或
曰 聖祖祭忠襄文頗多譏評之語亦非
聖祖之初意也

戊戌二月明王珍破嘉定盡有川蜀之地

按元史順帝紀辛丑五月癸丑四川明王珍
陷嘉定等路李思齊遣兵擊敗之實錄本傳

載在戊戌歲則相去四年矣王珍之絕友諒稱隴蜀王在庚子歲而元史記于壬寅五月其稱帝改元在壬寅歲而元史記于癸卯正月至王珍之攻陷雲南在癸卯十二月而元史記于壬寅之三月其錯互不一如此蓋元史修于洪武元二隴蜀未入職方之時而實錄則平夏之後本其載記而存之也斷以實錄爲正

癸卯三月上率右丞徐達等擊安豐

黃伯生撰誠意伯行狀云中書設御座奉小

牧齋集二百一

八

明王以正月朔旦行慶賀禮公罵曰彼牧豎耳奉之何爲遂不拜實錄及本傳皆不載此事是時上方奉龍鳳正朔承制行事文成不應孟浪若此或云在癸卯克安豐之後于事理爲近劉辰國初事蹟云張士誠攻安豐劉基諫曰不應輕出若救出來發付何處此則文成不奉龍鳳之本謀也

癸卯四月陳友諒攻洪都元帥牛海龍萬戶程國勝等皆戰死後俱配享洪都功臣廟

實錄記戊子之戰與朱善安定侯神道碑大

略相同但實錄以爲韓成等先戰死張定邊方犯御舟碑則以爲定邊犯御舟之時成等咸與格鬪御舟旣脫而成等以援絕死之也碑所記比實錄爲核實錄又于韓成下脫國勝偕死事則以癸卯四月誤載國勝與牛海龍俱死洪都之事也國勝與牛海龍夜劫友諒營牛中流矢死程汨水得脫逕達金陵從太祖親征死鄱陽湖南昌城中不知也次年甲辰追錄諸臣南昌報程與牛俱死得與祀贈侯饒州又以國勝死康山事來上又得與祀贈伯當時事冗不暇兩相參訂也實錄載國勝與海龍俱戰死蓋据南昌所上國勝死事狀也甲辰立廟國勝兩得與祀而實錄則于兩廟皆佚其名後是有建議祀典重複遂罷程豫章之祀厥後有司又并罷康山之祀脩會典者亦因之沿襲至今國勝遂不復預兩廟之祀矣國史失于考覈遂成祀典百世之誤宜亟正之

癸卯秋七月丁亥與友諒師遇於康郎山戊子焚寇舟二十餘艘彼軍殺溺者甚衆我指揮韓

成元帥宋貴李兆先等皆死

高陽侯韓成之死于鄱陽也定遠黃金著開國功臣錄以爲成當太祖危急時服御袍對敵自沉史家競傳之比于紀信之誑楚而實錄紀此戰則云彼軍殺溺者甚衆我指揮元帥宋貴陳兆先等亦戰死國史故多諱辭然以成之忠烈如此一切抑沒而不書難乎其爲實錄矣豐城朱文恪公善撰安定伯程國勝神道碑紀其事最詳蓋當御舟膠淺張定邊奮前直犯之時事勢惶急成與國勝兆

先等方左右格鬪及定邊中矢援舟驟進御舟以水湧得脫而成等反遶出敵艦之後援絕而死然則成等致命之時定邊之勢已燔御舟之厄已脫矣寧有代死誑漢之事耶且康山之役與滎陽不同羽圍滎陽久漢軍乏食漢祖計無所出故紀信畫誑楚之策遂得以乘閒遁去康山之戰兩軍相持雌雄未決卒然有冕服代死之事耳目瞽亂軍心盡解我將何以自固決機于兩陣之間我知其不出于此矣錄又言上念成効死祀諸臣于

康山以成爲首按實錄中書省列進康山功臣成在第三居丁普郎張志雄之次大明會典載饒州忠臣廟在康郎山祀樞密同知丁普郎張志雄等三十五人成實未嘗首祀于康山也成若代死則必首祀成不首祀則不代死黃金之徒並爲妄矣又朱善安定伯碑云 皇帝追念南昌暨康郎前後死節之臣追爵故萬戶程國勝安定伯與梁國公趙德勝濟陽郡公丁普郎等一體廟祀蓋南昌廟以梁國爲首康山廟以濟陽爲首其位次甚

明俗說流傳旣久好事者遂造爲首祀之言以實之久而莫有知其非者俗語不實流爲丹青豈不信哉此邦有許生重熙好譚國朝典故嘗爲余言韓成誑漢事誣也余因許生言爲著其始末如此成化二十一年學士張元禎撰重修康山廟記猶以丁普郎爲首正德中御史唐龍刻羣忠錄於江西成遂儼然首列而濟陽反抑置第十三今之祀典遂據此爲差次則舛誤甚矣有識者宜釐正之友諒驍將張定邊欲犯 上舟舟適膠淺遇春

從旁射中定邊定邊舟始卻俞通海來援舟進
水湧上舟遂脫遇春舟亦膠淺上麾兵救
之有敗舟順流而下觸遇春舟舟亦脫

鄱陽之戰開平射中張定邊脫御舟于險其
功最鉅實錄紀在七月戊子朱善撰程國勝
神道碑其繫日亦同宋文憲開平神道碑但
記射中定邊而膠沙脫險則書於八月壬戌
禁江口相去一月餘矣鄱陽之役兩軍相持
我軍殊死力戰莫甚于戊子己丑辛卯三日
至禁江口則彼以戰敗突歸而我爲邀擊之

師其大勢非前日比矣御舟膠淺及開平力
戰之事其當在戊子無疑也又宋文憲張中
小傳云己丑戰湖中之康郎山嘗忠武王深
入虜舟數四圍之其勢甚危險以爲不可救
中曰勿憂也亥時當自出如期果出連戰輒
大勝按己丑之戰六舟深入疑陷沒而旋出
者俞通海廖永忠張興祖趙庸等也實錄不
載開平神道碑亦但記膠沙脫險而不及深
入陷沒之事知鐵冠傳誤也宋文憲記事最
爲詳覈且開平碑鐵冠傳共記一事出一人

之手而彼此錯互史家記載之難如此

郭英以謹重見信從攻陳友諒于鄱陽有功

鄭曉今言曰嘉靖十六年郭勛欲進祀其祖英於太廟乃倣三國志俗說及水滸傳爲國朝英烈傳言生擒士誠射死友諒皆英之功傳說宮禁鼓動聽聞已乃疏乞祀英于廟廡按實錄上聞張鐵冠言友諒死乃遣樂人具牲酒往祭以覘其死生未幾有降卒來奔言友諒在別舸中流矢貫睛及顱而死當是時友諒之死我軍尚未知旣死而降卒始來

告何以知此矢之出于英乎楊文敏撰英神道碑云友諒中流矢死有言公之功者上

問之公曰天威神算臣何有焉上益重之

文敏此碑以其孫珰之請据其家傳次第之蓋友諒旣斃軍中流傳或言此出矢於某某郭氏家傳亦不過載此疑似之詞以誇示後世而勛遂張皇其事以乞侑享之典亦文敏之言啓之也英旣有此大勳聖祖又親問

之乃三年論功不得封侯而待十七年平雲南之役有是理耶劉三吾撰陝國公神道碑

云彭蠡之戰戒嚴所部人百其勇友諒計感
中流矢死以三吾序陝國之事參五觀之則
集矢之勳其不出于營國亦曉然矣又按俞
本記事錄云友諒度不能支出首箭窗中呼
從船而白船已至箭銳交發友諒左太陽中
箭須臾陳氏卒泪水報曰友諒死矣 上大
悅諭衆曰友諒中箭而死將士之功勝于亦
壁走曹瞞遠矣稠人難辨射中者均給重賞
以勞汝等俞本以騎士從征其記錄最確以
此益知文敏豐碑之文出于傳會不足信也

按郭勛以貴倖欲驟進其祖配享一時諸臣
嚴詞駁正可謂能舉其職矣諸疏援據雖詳
亦多未覈至以永樂閒之不得與享爲言則
非也英之功以配享 太廟則有愧矣豈不
得進于雞鳴山二十一人之列乎白溝河之
役曾親逆 成祖顏行身死之日贈卹有加
已爲厚幸矣又敢望廟食乎以此爲言宜勛
之不心服也然則如之何曰罷 太廟之侑
享而入祀於雞鳴之兩序斯當矣

按劉辰國初事蹟切憲奏朱文忠在金華用諸儒干預公事上提禕等至京誅屠性孫履而禕及許元王天錫發充書寫此事實錄及行狀俱不載以家傳考之壬寅十一月召入京都則劉辰所記發充書寫之日也發書寫未幾卽有儒臺之授又與許元王天錫俱入禮賢館劉辰所記蓋不謬也而國史以爲用文忠之薦入禮賢館蓋文忠沒後家傳特美其詞而國史因之也

甲辰三月湯和破士誠楊山水軍升平章政事

牧齋集一百二

十五

記楊山之戰有二以爲癸卯破士誠兵于楊山拜中書左丞者碑及本傳也以爲甲辰三月擊敗楊山水軍升平章政事者實錄也癸卯則云逐其將莫將軍獲甲首五百級甲辰則云擒劉文學等四十九人風船六艘功次各異豈兩戰而各記之耶抑一戰而五記之耶實錄與本傳每自相矛盾若此洪武元年兼太子諭德誥曰出迎敵陣奪姑蘇之卒千艘保障東郊請陽羨之區十載任于左轡陞以辨章則辨章之陞以楊山之勝明矣碑及

本傳又以爲甲辰年會開平救長興起遷辨章此又與實錄互異也按開平救長興在辛丑十一月甲辰年開平征武昌下廬州卽會寧河討江西長興之役豈有分身在行閒和與會師合戰耶斷以實錄所載會長興侯夾擊爲正而中山辨章之命亦當在楊山之役不在長興一從實錄而碑與本傳削之可也甲辰冬追封胡大海爲越國公

胡大海歿之明年癸卯立廟于婺城又明年甲辰追封越國命下方孝孺代宋濂撰新廟

牧齋集卷一百一

十六

碑碑用龍鳳紀年蓋甲辰歲太祖爲吳王時作也首稱皇帝手秉黃鉞屯兵和陽其

爲尊稱我太祖明矣又云夏四月又從王破宣城所謂王者指吳王也所從之王卽我太祖也不稱帝不稱上而稱王紀實之詞也此後則皆改而稱上矣當是時我太祖

雖專征四方然猶用龍鳳名號承制封拜甲辰之追封越國用龍鳳之制也碑所載上聞公之死震悼弗置降旨褒贈者聖旨耶今旨耶抑後事而追記之非當時本稱耶今皆不

可考矣若所云皇帝手秉黃鉞屯兵和陽云云則洪武改元革除龍鳳之後史家追改之斷非舊文無可疑者家有舊版遜志齋文集摩娑此一行楮墨模糊削剝之痕跡宛然二百年來改竄之遺跡猶可想見嗚呼隱桓之間秦楚之際若存若亡可爲歎息者多矣姑識之以質于好學深思者

洪武元年五月湯和師克延平執陳友定送京師

方孝孺撰東甌神道碑云師至延平主帥陳

牧齋集二百一

十七

友定怙險橫甚令其副出城降觀望持兩端王虜之以歸東南海上晏然

按實錄友定誓衆死守見勢窮蹙于省堂按劔仰藥飲之賴正孫等以城降友定死而復甦械繫送京師不屈斬之碑乃云令其副出降觀望持兩端誣矣賴正孫之降在友定仰藥之後安得謂友定使之實錄湯和本傳削去此數語亦以其非信史也

牧齋初學集卷第一百三

太祖實錄辨證三

洪武元年九月陶安卒

黃金諸書皆稱安追封姑孰郡公攷實錄本傳但追封其祖父父爲姑孰公祖母母爲夫人此安爲江西叅政時事安固未嘗贈公也安本集載誥詞甚明又安妻喻氏追封姑孰郡夫人繼妻陳氏封姑孰郡夫人俱有誥文安之署銜則止云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耳洪武二年追贈劉基祖父爵皆永嘉郡公妻封永嘉郡夫人基時官御史中丞蓋國初推恩之制如此

洪武三年七月中書省左丞楊暉伏誅

按實錄楊憲嗾侍御史劉炳劾奏汪廣洋又教炳誣奏刑部侍郎左安善 上下炳於獄太史令劉基盡發憲奸狀及諸陰事令羣臣按問伏誅然則劾奏楊憲者劉基也而開國功臣錄則以爲李善長按劉辰國初事蹟云楊憲爲御史中丞 太祖嘗曰楊憲可居相位數言李善長無大才胡惟庸謂善長曰楊

憲爲相我等淮人不得爲大官矣憲因劾汪
廣洋不公不法李善長奏排陷大臣放肆爲
奸等事 太祖以極刑處之又云楊憲凌說
高見賢夏煜嘗言李善長無宰相材 太祖
曰善長雖無宰相材與我同里自我起兵事
我涉歷艱險勤勞簿書功亦多矣我旣爲君
善長當爲相蓋用勳舊也今後勿言按國初
太祖用勳舊相李善長胡惟庸以鄉曲相依
附而楊憲輩新進喜事專務搏擊善長等皆
畏之 太祖亦曰有此數人譬如惡犬則人

怕則憲等氣餒可知憲等數言善長無相材
居然有蔡澤欲代應侯之意故善長乘其排
陷廣洋激 上之怒而亟剪之善長非欲援
廣洋也以自救也劉誠意則因凌說之彈善
長爲善長解於 上前且又嘗言憲不宜相
耳行狀云公與憲素厚亦不載發憲奸狀之
事實錄誠意本傳云憲等欲誣陷基本及發
而伏誅故知盡發憲奸狀及諸陰事者善長
也非誠意也此國史之誤當以國初事蹟正
之善長與惟庸結黨相比蓋已有年庚午之

禍肇於此矣

洪武三年詔天寧寺禪僧祖闡瓦官教僧克勤護送日本僧祖來還國

宋文憲送無逸勤公序與實錄記僧祖闡克勤奉使日本事互相發明序云日本疑祖來乞師中國欲拘奪之無逸力爭得免據實錄祖來爲良懷所遣良懷方以竊據被逐日本疑祖來因疑護送祖來歸國者此其情也序又云王欲延闡住持天龍寺先遣無逸還無逸再三以死爭之日本旣以祖來疑中國其

請住持雖曰延之實則拘留耳此卽聖諭所謂拘留二載及十四年遺書所謂加以無禮者也無逸歸見上端門備陳其故闡亦附奏島夷不知禮義微勤臣不能再覩天顏矣此實錄所載今年五月去舟纔還備陳本國事體云云也所載白金文綺之賜皆與實錄同 上顧侍臣言勤一沙門乃能不辱君命

諭其父華毅使冠巾出任則日本之於闡勤以拘留始以慙服終益克勤之力居多安得謂二僧攘趙秩奉使之功洪武六年克勤官

考功監丞見實錄十年 高皇帝手詔諭山
西布政司華克勤見 御製文集皇明馭倭
錄謂野史之言皆僧徒粉飾誤也實錄主存
大體故紀載頗略賴文憲集稍志一二 高
皇帝御製詩見於文憲跋甚確文憲身在禁
林豈肯附會僧徒與國史牴牾耶日本之崇
佛自唐已然臨濟一宗流傳最盛 聖祖遣
僧化導有微權焉萬曆初虜王求僧及經江
陵命宣大巡撫勿拒且云經必有 高皇御
製序文方可與之嗚呼知 聖祖之微權者

江陵也

牧齋集一百三

四

洪武四年十二月追贈汪興祖爲東勝侯

按黃金開國功臣錄興祖以洪武三年封東
勝侯人有言其過者 上弗與諾券令仍以
都督職從征自效四年死於蜀命省部議封
贈授以原封鐵券實錄於洪武三年十一月
大封功臣紀封侯者凡二十八人不及興祖
是年十二月又封薛顯爲永城侯謫居海南
亦不記興祖封侯不與券之事但於四年十
二月賞平蜀功之後記追封興祖爲東勝侯

及載其誥文而已本傳記追封興祖與實錄
同合國史前後觀之則興祖之侯出於追贈
無可疑者然公侯鐵券式所載封興祖制詞
首尾完備確然可据又不得以功臣錄爲誣
也考洪武二十三年詔書條列所在隨軍征
討累有戰將之功未有總兵之名而論舊封
者十九人東勝侯汪興祖居第十詔書所條
列凡追贈者皆不與焉此三年先封之明證
也况又有鐵券可据耶昭示姦黨第二錄載
德勝男張宣云東勝侯已前那裏不曾廝殺

洪武二年投北來降的人被別人殺了却將
東勝侯貶上海南去不是因四川廝殺那裏
肯取他回來以此招推之則所謂封侯後人
有言其過者言其殺降之過也封侯而不與
券謫居海南亦如薛顯之例次年乃以征蜀
召還令從征自效也顯於五年正月以征和
林召還則興祖之召還又先於顯也興祖封
侯之後以有過而奪券及其從征死事則盡
復原封以授其子實錄獨書追贈又稍節約
其誥文盡沒三年封侯之實斯可謂脫誤之

極矣然則以鐵券覈之三年封侯當爲二十九人并永城爲三十人不當云二十八人也不然則或以十二月與永城竝封而同貶不當并其封而削之也今幸有券文詔書可以考証不然未有不据國史而刊別錄者矣國史之不足徵如此又按俞本皇明記事錄洪武三年大封功臣第二十二人開國輔運推誠柱國晉王府左相東勝侯汪興祖俞本所載與功臣鐵券式合又可以證實錄之闕

洪武八年三月德慶侯廖永忠卒

德慶侯廖永忠之卒也實錄爲之立傳備書其功次與其卒之歲月而又曰上賻遺之甚厚以其子權襲爵史家因之無異詞矣劉辰國初事蹟載永忠以僭用龍鳳不法等事處死王世貞史乘考誤援据洪武十年聖祖戒諭勳臣之詞與永樂中紀綱獄辭有廖永忠開國功臣僭犯被誅之語謂劉辰所載爲不誣於是永忠之被誅始著而人皆以國史之書法爲有隱矣余偶讀通鑑博論記丙午年事云是歲廖永忠沉韓林兒於瓜步

大明惡永忠之不義後賜死博論蓋洪武二十九年寧憲王奉 勅編定既成表上之鏤

版內府其書實我 聖祖所注意者然後知

永忠之被誅雖爲其僭侈犯上實以沉韓林

兒之故也滁陽卽世 上方孤軍無倚渡江

以來聲勢翕合實有藉於龍鳳開省稱王承

制行事十餘年不改姑蘇之役猶稱皇帝聖

旨吳王令旨 聖祖何嫌於奉龍鳳哉安慶

之圍 聖祖拒劉基之諫躬擐甲胄出之水

火之中 聖祖何汲汲焉若是哉丙丁之間

牧齋集 二百三

七

大命旣集彼一牧豎耳其何能爲聖公旣死

光武猶憐而葬之且存其祀盆子亦食均輸

稅以終其身 聖祖何難於待韓氏而必欲

剪滅之哉永忠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慮一

旦沉林兒以逢上指論功之日使所善儒生

窺瞰上意可謂果於誣上而巧於要君矣

聖祖對廷臣訟言之以逆折其邪心厥後卒

以不義賜死 聖祖之心事百世而下昭然

如日月之中天永忠有掩面於地下而已豈

不愚而可憐哉然則 聖祖之誅永忠也何

以不明正厥辟而以僭犯爲詞曰念其兄也
念其功也正其辟則弗可以襲矣殺其罪以
存其嗣忠厚之道也高帝之誅丁公也不遑
錄其後光武之封子密也不及正其辜我

聖祖之於永忠斯所謂義之盡仁之至也歟
于國史則諱之于博論則彰之其又何居曰
國史之諱之爲一時也博論之彰之爲萬世
也曰沉韓林兒於瓜步曰大明以永忠爲不
義後賜死於林兒則書其名於大明則紀其
號於永忠則正其罪曰不義曰賜死其詞簡

牧齋集二百二

而諉其義博而嚴愚以爲此非寧憲王之書
法而聖祖之書法也博論之修其卽我

聖祖之作春秋也歟然則今之史家刊落龍
鳳之事使元宋之際不得比於秦楚之月表
此後世媚臣腐儒之所爲而豈聖祖之志
也哉

洪武十年三月復永城侯薛顯所食祿

按永城以始封時削祿至十年三月全給實
錄載之甚明王世貞功臣表乃云七年加千
石誤也實錄凡列侯祿千五百石者七年增

千石蓋謂唐勝宗等是時顯全祿未給當不在此例也顯坐胡黨見於庚午詔書及實錄本傳甚明而表以爲二十六年追論藍黨國除世貞以熟習典故自負往往無所援據鑿空杜撰聾瞽後世以爲無從駁正而姑妄爲之說也豈不異哉

洪武十一年靖海侯吳禎卒

靖海之功不減於江陰其歿也恩禮備至而實錄不爲立傳僅附數語於江陰之後而已今攷庚午詔書靖海死後亦坐胡黨國史之

闕傳豈爲是耶然公侯坐胡黨者詔書所列先後二十二人獨靖海之子忠襲封不替豈靖海之功大而罪未著 聖祖特宥之耶凡庚午詔書坐胡黨者皆不得祀雞鳴山功臣廟今得與享東序者亦惟靖海一人

按庚午詔書載通胡謀逆者公侯二十二人生者上刑死者孥戮不待言矣其有死而子仍襲侯者靖海也子不襲而弟仍襲侯者南安也身死而子得降指揮者六安也皆所謂已死不知其反之繇者也如六安之例其子

降指揮者宣德也所謂爲胡陳所誘朝廷於禮無欠者也詳 聖祖備條亂臣之意一則涉於疑似一則近於脇從於罪爲稍輕故其子孫幸免參夷得及寬政若榮陽汝南永嘉之類反狀著明負罪深重則其後必無噍類雖欲爲愍隸而不可得矣哀哉

十二年正月宜春侯黃彬往臨清練兵

彬不知其所終考實錄不書卒之例知其非令終也考庚午詔書及奸黨錄知其坐胡黨也開國功臣錄云十二年練兵臨清召還後

後齋集二百三

十

數年卒鄭曉異姓諸侯傳云練兵臨清後坐胡黨 上念其未嘗失朝廷禮宥之數年卒鄭氏不見庚午詔書全文誤以彬等之坐黨在十三年故傳會以爲 上曲宥之不知彬

等黨事皆發於二十三年詔書所謂朝廷於禮無欠者謂朝廷待彬未嘗失禮豈謂彬未嘗失朝廷禮哉鄭氏之誤解近於郢書燕說而大書特書標於史傳疑誤後人豈非大繆哉王世貞功臣表書十七年薨亦未足據也洪武十二年十二月中書右丞汪廣洋貶海南

自益卒

廢丞相汪廣洋勅見高皇帝御製文集實錄所載與御製文集同但稍文其辭耳勅云遣人追斬其首特賜勅以刑之而實錄云廣洋得書慚懼遂自益卒又云坐事貶海南死於道乃知凡實錄所書自經賜死皆史臣有隱之詞非事實也實錄廣洋本傳云至是御史中丞涂節言誠意伯劉基遇毒死廣洋宜知狀上問廣洋云云廣洋貶死在十二年之十二月蓋此時涂節已上變告惟庸惟庸等當亦下吏其獄成伏誅則在十三年之正月耳梃昭示姦黨錄諸招廣洋實與惟庸合謀爲逆而上但以坐視廢興誅之蓋此時胡黨初發其同謀諸人尚未一一著明也國初諱誅爲廢曰廢丞相汪廣洋者蓋誅之也

洪武十三年正月御史中丞涂節告左丞相胡惟庸與御史大夫陳寧等謀反

自洪武八年以後惟庸與諸公侯約日爲變殆無虛月或候上早朝則惟庸入內諸公

侯各守四門或候 上臨幸則惟庸扈從諸
公侯分守信地皆聽候惟庸調遣期約舉事
其閒或以 車駕不出而罷或以宿衛嚴密
不能舉事而罷皆惟庸密遣人麾散約令再
舉見於姦黨三錄者五年之中期會者無慮
二百餘噫亦危矣諸公侯多嘆喏宿將惟庸
輩亦文法老吏一旦舉事如中風狂走朝堂
攘臂而大言道塗連袂而抗議烏夷草地交
關密約流僑廝養參預秘計夜集曉散會比
期門彼挽此推號同和許此豈非天厭其惡

神奪其鑿乘輿無觸瑟之驚廟門鮮袷服之
恐使之貫盈敗露自取滅亡也哉如其不然
則爰書具在豈無傳致一時反狀已明抑或
傳疑百世後之君子摩挲簡牘必有俛仰心
悸徬徨涕流者矣為撮其要辭臚列如左

嘉靖中贈故大監雲奇為司禮太監以其守
西華門發胡惟庸謀逆也南京城西華門內
有大門北嚮其高與諸宮殿等後堂薨棟具
在曰舊丞相府即胡惟庸故第前有智井即
所謂醴泉出邊 上臨幸伏甲謀不軌者也

雲奇之事國史野史一無可考嘉靖中朝廷因中人之請而加贈何孟春楮中人之言而立碑王世貞舊丞相府志楮國史以駁之其辨甚正第亦疑惟庸私第不當在禁中而未以覈其實也余考奸黨第二錄載盧仲謙招云洪武九年秋太師令金火者引仲謙同儀仗戶耿子忠等往見丞相前去細柳坊胡府門首又汝南侯火者壽童招云胡丞相在細柳坊住與我官人住近嘗與丞相往來飲酒則惟庸私第在細柳坊明矣按洪武京城

圖志廣藝街在上元縣西舊名細柳坊一名武勝坊又攷街市圖廣藝街在內橋之北與舊內相近此惟庸私第不在禁中之明證也世貞云高帝初下金陵以元御史臺爲中書省後爲吳王徙居舊內而別立中書省按實錄丙申上入金陵居富民王綵帛家七月諸將奉上爲吳國公以元御史臺爲公府置江南行中書省上兼總省事丙午八月拓建康城初舊內在建康舊城中因元南臺爲官稍庫隘上乃命劉基等卜地定新

宮於鍾山陽戊申正月自舊內遷新宮一統志云舊內城在京城中心元爲南臺地本朝旣取建康首宮於此比皇城大內宮殿成此稱爲舊內然則舊內則元御史臺也世貞謂

上爲吳王徙居舊內誤也又云省中丞相以下至六尚書侍郎當各有堂閣按洪武元年命置六部因云國家之事總之者中書分理者六部不聞六部皆屬中書省爲省中僚屬也世貞疑五部五府卽故中書省大都督府之遺址而又云上下金陵卽有此省府及

臺自當與舊內相近其後改卜大內居都城左偏一隅不應預建省府及臺於宮之兩傍夫上爲吳王居舊內則省府當近舊內及旣卽大位改築新宮則省府當近大內此不待辨而明者洪武京城官署圖宗人府五部在承天門外御街之東五府太常寺在承天門外御街之西志刻於洪武二十八年上詔禮曹繪圖鈐梓以今之五部五府推之則昔之省府其不與大內相遠亦明矣第未知卽此地否耶俟詳考之

牧齋初學集卷第一百三

太祖實錄辨證四

洪武十三年正月左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陳寧謀反詞連李善長等賜惟庸寧死善長勿問二十三年五月御史劾奏善長大逆罪狀廷誦得實善長遂自經賜陸亨等死

按洪武實錄十三年正月涂節告胡惟庸陳寧等謀反事連李善長及吉安侯陸亨等

牧齋集百三

十五

左作一服及在是

元上為吳王居藩以省府當近舊內及

既即大位改築新宮則省府當近大內此不

侍泮而明者洪武京城官署圖宗人府五郊

門外御街之西志刻於洪武二十八年

外齋初學集卷第一百三

牧齋初學集卷第一百四

太祖實錄辨證四

洪武十三年正月左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陳寧謀反詞連李善長等賜惟庸寧死善長勿問二十三年五月御史劾奏善長大逆罪狀廷訊得實善長遂自經賜陸亨等死

按洪武實錄十三年正月涂節告胡惟庸陳寧等謀反事連李善長及吉安侯陸亨等

上命羣臣更訊得實賜惟庸寧死羣臣又請誅善長仲亨等 上曰此皆吾初起腹心股

牧齋集一百四

肱吾不忍罪之其勿問至二十三年五月有告元臣封績爲惟庸通朔漢訊得反狀及善長私書刑官請逮善長詔勿問會善長家奴盧仲謙等亦發善長素與惟庸交通狀 上

命廷訊得實召善長詣奉天門撫遣歸第善長遂自經此國史所紀善長得罪之始末也嘗竊疑善長以元勳國戚結黨謀叛罪不容於死業已更訊得實羣臣劾奏請誅其義甚正而 上以勳舊曲赦之十年之內寵寄不衰有是理乎縱 上厚待之善長獨不愧於

心引嫌求退乎吉安平涼皆戇勇武夫置之
勿問猶可也事露之後上獨無纖芥之疑
而出鎮專征委以重寄不一而足乎仲亨之
謀逆以初起時股肱見貸當時公侯誰非豐
沛故人亦欲爲仲亨所爲其孰能禁之乎涂
節等之上變已經更訊後十年再命廷讞始
致辟焉將初辭猶未盡而後獄乃致詳乎抑
前之更訊者無左驗而後之具伏者乃定案
乎緩之十年發之一日劾奏者攘臂於先而
舉首者接踵於後天下後世不能不致疑於

斯獄也可知已矣今以昭示姦黨錄攷之庚
午五月之詔與善長等之招辭臚列備載乃
知惟庸之謀逆發於十三年善長弟姪之從
逆發於十八年而善長與吉安平涼諸公侯
之反狀直至二十三年四月始先後發覺也
國史所記其失實於是乎不可掩矣上手
詔云三十九年已被瞞過三十八年善長招
云十三年奸黨事發僥倖不會發露十八年
弟李四被毛嚮糖說出胡黨免死發崇明安
置不會推問善長情節則善長之反狀二十

三年以前未嘗發覺曉然無可疑者惟其如是故十年之中韓公之恩禮彌隆列侯之任使如故一朝發覺而逮問相錯誅夷殆盡此事理之可信不誣者也不知永樂初史局諸臣何不細究爰書而誤於紀載若此窺其大指不過欲以保全勳舊揄颺高皇帝之深仁厚德而不顧當時之事實抑沒顛倒反貽千古不決之疑豈不繆哉國初昭示奸黨凡三錄冠以手詔數千言命刑部條列亂臣情辭榜示天下至今藏貯內閣余得以次第考之而釐正如左

一實錄刑官請逮善長詔弗問下善長從子佑伸於獄廷訊得實上召善長於右順門撫慰遣歸善長乃自殺是善長始終未嘗下獄也按太祖手詔云勅錦衣詣置所提到親弟姪令九衙門共審發覺知情緣繇則逮問者善長之弟存義存義之長男伸與李存賢之子仁也已而命刑部備條亂臣情辭則首列善長招辭而次及存義與其子伸善長倘終不下獄卽訊則法司何所援據而有一名

李善長之招乎又按營陽家人小馬招云今年閏四月內聞知李太師拏下蓋指二十三年之閏四月也此非善長下獄之明證乎俞本皇明本記云國老太師李善長爲逆黨事伏誅妻女子弟并家人七十餘口悉斬之然則善長之不下獄與歸家自經蓋亦史臣有隱之辭非事實也又云 **上不** **下佑** 仲於獄 上曰吾欲赦佑等死以慰太師羣臣不可佑卽惟庸之壻也李存義招云十八年次男李佑被人告發欽蒙免死發崇明安置存義與仲俱免死安置則佑之不免死明矣刑部但列存義仲仁三招而不及佑二十三年必無佑尚在之理此必國史之誤也王世貞撰韓公傳於十三年書云遂止誅存義并赦佑尤爲失實無据

一實錄惟庸以兄女妻善長從子佑善長之弟存義佑之父也惟庸令存義陰說善長善長驚悸曰爾言何爲者若爾九族皆滅存義懼而去十餘日惟庸又令存義告善長事成當以淮西地封爲王善長本文吏用計深巧雖

佯驚不許然心頗以爲然又見以淮西之地
王已終不失富貴且欲居中觀望爲子孫計
乃歎息起曰吾老矣繇爾等所爲存義還告
惟庸喜因過善長善長延入惟庸西面坐善
長東面坐屏左右款語良久人不得聞但遙
見頷首而已按實錄所載與上手詔及善
長存義等招大略相同手詔之罪善長曰李
四以變事密告善長中坐默然而不答又十
日弟仍告之方乃有言皆小吏之機狐疑其
事以致胡陳知其意首臣旣此所以肆謀奸

宥善長自招一云尋思難荅應一云這事九
族皆滅一云我老了你每等我死時自去做
皆徘徊顧望一無堅決之語其所云這件事
若舉恐累家裏人口這事急切也做不成以
此含糊不舉此則其本情也惟庸反謀已久
謀欲善長爲已用兄弟子姪賓客朋舊下及
僮僕厮養舉皆入其彀中善長昏姻誼重家
門慮深目瞪口呿宛轉受其籠絡而不能自
拔卒委身以殉之以霍子孟之忠明知顯之
邪謀欲自發舉不忍猶與以釀身後之禍而

况可責之於善長乎坐此族滅豈爲不幸哉
庚午詔書條列善長罪狀不過曰平昔以吏
心自處默然不答以致胡陳知其意所措者
善長與存義伸仁四招而已其他家奴婦女
一切招辭牽連錯互雖臚列之以示天下而
手詔皆不及焉蓋 聖祖之意亦未必盡以
爲允也嗚呼亦可哀矣哉

一國史序善長與惟庸謀反情事皆援据當
時獄辭第按昭示姦黨錄條列善長諸招則
亦有未盡核者蓋洪武十年九月惟庸以逆

謀告李存義使陰說善長未得其要領乃使
其舊人楊文裕許以淮西地封王是年十一
月惟庸親往說善長善長猶趨趨未許卽國
史所記惟庸西面坐善長東面坐者是也然
此時善長未許至十二年八月存義再三往
說善長始有我老了你每自做之語今乃盡
削去前後曲折謂惟庸使存義說善長善長
不爲動更令以淮西地啖之卽歎息而起遂
自往面訂逆謀譬如賦詩取義斷章豈可以
爲折獄定罪之法乎惟庸過善長密語据善

長自招則云知道了樵火者不花之招則云善長怒罵李四惟庸卽去正 聖祖所謂小吏之心狐疑其事也今乃云良久人不得聞遙見領首國史敘事蓋用太史公淮陰諸傳之法可謂妙於揣摩矣以言乎實錄則猶有閒也

一實錄善長家奴盧仲謙等發善長與惟庸往來狀惟庸爲寧國知縣善長薦爲太常少卿惟庸以黃金三百兩謝之及惟庸欲謀反善長陰遣家奴耿子忠等四十人從惟庸惟庸

皆厚與金帛以古劔謝善長且言此回回國所獻者又以玉酒壺玉刻龍蓋蟠桃玉盃奉善長按昭示姦黨錄所載招辭有云龍鳳年閒舉薦惟庸爲太常司丞以銀一千兩金三百兩爲謝者此太師火者不花之招也有云洪武八年太師在鳳陽蓋宮殿三月閒胡丞相來點鳳陽城池丞相解劔贈太師云是回國所出名木樺花并鐵劔不問甚麼甲層層透十三年六月太師命不花碎此劔亦不花之招也有云洪武十二年八月丞相家二

舍以千金寶劍送太師至第三日二舍人令人擡木匣一箇有小玉壺瓶一箇玉盤盞二副玉龍頭大盞一箇玉馬盃一箇玉盤盞一箇桃樣玉盞二箇擺起來恰好一卓子太師朝回逐件看過喜歡收了至第二日太師朝回往謝酒間丞相說玉器不打緊我明日淮西地面蓋起王府撥五十家行院與你做家樂那時纔是富貴十三年胡黨事發太師令脫脫火者將玉器并劍打碎擲在河裏此火者來安之招也有云洪武九年秋間太師早朝

回喚家人盧仲謙及儀仗戶陳進興耿子忠等四十人各賞鈔七十貫至晚太師又說胡丞相要幾箇人用你們去根他重賞賜你卽今金火者引仲謙等去細柳坊門首李四官人引見丞相丞相每人與銀十兩又說你每是太師家裏有用的人嘗根我做貼身件當扶助我成得事業教你每都做大官人仲謙等喜允一向跟隨本官出入時嘗與李太師家商量事務十三年胡黨事發仲謙與陳仲良逃回太師家躲避此盧仲謙等之招也實

錄所載獄辭大抵援据各招約略相合第据
詔書及善長等招善長雖與惟庸結姻初未
知惟庸反情十年十月惟庸使善長故人楊
文裕說善長許以割淮西地王之善長方心
動至十二年八月李存義來言猶再三堅拒
而仲謙之招以爲善長遣往從惟庸乃在九
年之秋果爾則惟庸之反狀善長已明知之
且使其家人儀仗戶雜然往助惟庸又何以
惟恐善長之不就已而使故人子姪宛轉
游說耶又云洪武八年十月內太師嘗去胡

丞相家商議太師云若謀反必要幾箇大公
侯同謀如此則衆公侯之從惟庸皆善長主
謀使之也乃其身顧重自猶豫不肯決然同
事耶仲謙又招云洪武九年太師使伴當耿
子忠請吉安淮安臨江營陽平涼永嘉六侯
喫茶太師云我請你到胡丞相商量謀反
事務善長文吏奸深何至矢口狂諍如病易
喪心者所爲豈仲謙等諸招與夫雜出於家
奴婦女之口者亦有不足盡信者耶或謂善
長巧僞舞文掩匿其通謀之狀而以狐疑觀

望曲自抵諱莫上憐而貫之然以太祖之
聖明豈不能洞見其隱而但据其抵調之辭
以播告天下哉覈善長之罪狀者當以庚午
詔書及善長存義四招爲正如國史据拾仲
謙諸招以傳爰書則情事舛駁疑信錯互千
載而下回翔繙閱必有反扶隨其罅漏爲善
長訟寃者矣姑書之以俟後世焉

一實錄胡惟庸謀亂密遣元臣封績使於元
主惟庸誅績懼不敢歸藍玉於捕魚海獲績
善長匿不以奏至是有告之者捕下獄訊得

反狀及善長私書庚午詔書謂耿忠於琥在
寧夏時聽胡陳分付送封績往草地通信後
破胡營獲封績二人反情繇是發覺初不及
善長私書及匿不以聞事也以昭示姦黨錄
攷之則云洪武二十三年善長於京民合遷
之內朝給長姊楊阿李暮給次姊王阿李明
日又給親人丁斌朕見其深奸提伊親弟姪
令九衙門共審供發知情緣繇善長自招云
今年不合將應遷逆民數內給付姐姐及將
親人丁斌妄奏致蒙送問供出李四緣繇蒙

提李四到官供出善長前項緣繇則善長之事繇丁斌發覺明矣按丁斌者揚州高郵人西安護衛百戶周祥之義男也周祥有膽勇係張氏同僉歸附出入胡丞相門下蔡預謀議得陞本衛千戶祥在京師嘗以其女原奴許配丞相之子洪武八年祥歿於西安斌與祥之子周昇合貧無以爲生因太師從子神舍吉安侯妻舅石敏與其婿黃質引見丞相丞相訊知祥已死爲之歎惜遂命昇襲職除杭州衛留斌出入門下如祥在時一日斌與

李神舍往候丞相丞相與太師弟李四在西軒閑坐丞相謂李四曰周千戶在時曾以女許配吾子今吾子俱有婦矣汝姪神舍尚未娶吾爲主婚以周氏女娶神舍何如李四遂命神舍拜謝七月斌義姊遂歸神舍神舍者李存賢之次弟仁之親弟而太師之從子也斌自此與李四叔姪侍丞相飲酒丞相每告戒令齊心舉事事成富貴不小斌等心識之不敢洩十三年胡黨事敗斌懼禍逃杭州往依周昇二十三年二月李神舍先爲事處決

斌復來神舍家聞石敏黃質等事發欲逃歸
未果爲法司逮問此丁斌招辭之大略也繇
此觀之則李四父子之反形因丁斌而發覺
善長之逆情又因李四父子而供吐其不爲
封績手書之故明矣國史於善長一獄不勝
舛誤卽所記臺臣前後論劾稟如秋霜要亦
史臣以已意文致其詞未必當時白簡果如
此也封績爰書詳具於後其詞亦未嘗連善
長

一封績招云績係常州府武進縣人幼係神

童大軍破常州時被百戶擄作小廝拾柴使
喚及長有千戶見績聰明招爲女婿後與妻
家不和被告發遷往海南住坐因見胡陳擅
權實封言其非爲時中書省凡有實封到京
必先開視其有言及已非者卽匿不發仍誣
罪其人胡丞相相見績所言有關於已匿不以
聞詐傳 聖旨提績赴京送刑部鞠問坐死
胡丞相著人問訊你今當死若去北邊走一
遭便饒了你績應允胡丞相差宣使送往寧
夏耿指揮居指揮於指揮王指揮等處耿指

揮差千戶張林鎮撫張虎李用轉送亦集乃
地面行至中路遇達達人愛族保哥等就與
馬騎引至火林見唐兀不花丞相唐兀不花
令兒子莊家送至哈刺章蠻子處將胡丞相
消息備細說與著發兵擾邊我奏了將京城
軍馬發出去我裏面好做事按封績招詞甚
詳絕不及善長私書則善長事發非爲有人
首沙漠之故又居可知也通胡手跡此善長
大逆不道第一公案 聖祖不以列手詔刑
部不以入爰書而國史羅縷書之獨何所援
据哉以 聖祖所條示爲案而力刊實錄之
誤可也實錄又云封績河南人故元臣來歸
命之官不受遣還鄉又不去謫戍於邊故惟
庸等遺書遣之按績本武進人而曰河南童
稚被擄身爲廝養而曰元臣來歸且所記遣
戍遺書之故與績招無一語相合者國史之
不足徵一至於此

一詔書云於京民合遷之內朝給長姊楊阿
李暮給次姊王阿李明日又給親人丁斌善
長招云不合將應遷逆民數內姐姐給親及

將親眷丁斌妄奏實錄云京民通惟庸作亂者法當徙邊善長受姦民贓奏請數給其親九朝野記則云京民爲逆僇其半遷其半於化外善長復請免其黨數人按善長二姐家及丁斌皆惟庸黨合遷化外者善長奏請免之致將丁斌提問若云以合遷京民奏給其姊及丁斌恐無此理當以野記爲是因詔書出自聖製文義奧古故實錄誤解耳又如詔書云陸仲亨年十七持一斗麥藏草間朕呼之曰來蓋以罪狀仲亨著明其負恩忘舊而實錄援引以爲上對羣臣曲赦仲亨之語則不啻背馳矣國史之多誤如此

一太師妻朱氏招云洪武十二年十月聽得李六十即李仁和太師說我有得多少人和湯大夫處借些人太師自去請湯大夫前廳飲酒太師說你的軍借三百名與我打柴湯大夫說上位的軍不是我的軍我如何敢借與你酒散太師對李六十說上位氣數大便借得軍也無軍器且慢慢理會此招與實錄相合

一太師妻樊氏招云洪武十一年六月太師

為救儀仗戶事

上位惱李太師妻

本

承門樓下拏去

察院衙門丞相奉吉登齊歸

耶兒三箇在前廳哭發狠我做著一大太

女拏便拏當月第三日丞相來望太師說

來發落你

上位怎麼肯饒你

者不花招云洪武七年十月李太師欵差

往北平點樹回到瓜州胡丞相差省官

來

說

聖旨教你回鳳陽住太師抱怨說

與

上位做事都平定了到教我老人家

頭

來往走若是這等事業也不久遠八年二月

牧齋集

一百一

十五

欵取太師回京不數日太師往告訴胡丞相

上位如今罰我這等老人不把我做人

大師管田戶潘銘招云太師於洪武八年鳳

陽蓋造宮殿差往與原轉運茶與陳生相說

許大年紀教我運茶想只是罰我九年二月

回家對胡丞相言自紀教我過比八道

去想天下

漢中府

蜀日卿

長去下片

上

買

子太

師對延安侯說我爲蓋鳳陽府宮殿不好
上位好生怪我教我無處安身吉安侯說我
每都去胡丞相家商量

儀仗戶聞保兒招云十年三月丞相對太師
說 上位這幾日有些惱爲鳳陽蓋宮殿不
如法太師說這等教我怎麼好丞相說太師
我這等事也覷的小可 以上諸招皆善長
平日怨望 聖祖之事國史所不載者

一太師火者來興招云洪武九年六月胡丞
相教人送一櫃鈔與太師丞相云我擡這鈔

牧齋集一百四

十六

不是與別人你收拾些好伴當與我太師說
我與你這伴當不要與人知道當日太師撥
伴當陳進興耿子忠等四十名送胡丞相丞
相云你嘗嘗跟著我等至十二年二月初一

日下手

與盧仲謙招同九年六月收拾伴當約至十二年二月舉事何期會之蚤

此若

又招六年三月胡左丞問太師我和你說的
話如今怎的太師說已知道了明日有淮安

侯管各門約四月十二日點定人馬下手

見淮

安事中時華雲龍在北平所約者小淮安侯
華中也恐無掌管各門之事

又招洪武九年二月胡丞相問梳頭待詔許
貴我要使你和太師老官人說些話你敢說
麼許貴說我敢說丞相說我要和太師商量
大逆的勾當豈有大逆勾當使梳頭待詔傳
說之理似未可信
太師妻樊氏招云洪武七年胡丞相到太師
家拜年節丞相說天下的事都在我手裏掌
著我如今要作歹你爺兒從不從太師說看
丞相幾時下手我每爺兒也從九年十月丞
相約太師二十日下手你著兩箇兒子四官
人六官人爺兒各自領人

又招八年八月十五日胡二舍對太師說如
今事都成了有李四還在江那邊取他爺兒
五箇回來交付人與他領太師即便使人取
回李四與丞相結姻在洪武九年豈有八年
八月先取回領軍之理

太師妻朱氏招云洪武八年六月太師伴當
陳千戶斫了胡丞相淮西墳上樹上位宣
太師來問腦擎太師赤脚走一遭太師歸家
說我跟你上位許多年聽胡丞相說便這
等擎我李四說却又我說不差你聽我說從
了他那裏有這等事太師點頭此亦在李四
與惟庸未結

姻之特恐
未足信

李四妻范氏招云洪武五年十一月男李佑
回家說今日早我父親和太師延安吉安四
人在胡丞相家板房裏喫酒商量要反范氏
道可是真箇你嚇殺我李佑回說是真了

又招八年九月李四回家說我早起和汪丞
相太師哥在胡丞相家板房喫酒商量謀反
我也隨了他范氏罵李四你發風你怎麼隨
他李四說我哥哥隨了我怎麼不從他

惟庸再三面議反事何以
至十二年猶狐疑未決耶

善長
既與已上諸招皆所

後齋集二百四

十八

謂雜出於家奴婦女之口雖經刑部條示而
詔書皆未之及者也三錄所載未可更僕數
姑存其梗槩

一太師儀仗戶周文通招云洪武十六年五
月初五日太師坐前廳叫火者家人小厮都
來聽我發放已前事務不成了你每大小休
要出去唱言如今暗行人多我好時小厮每
都好不好時都不好出外小心在家勤謹休
要說閑話小厮每都起去

盧仲謙招云洪武二十一年仲謙到定遠看

太師新蓋房子仲謙跪說別公侯家都蓋得整齊大人如何不教蓋得氣象著太師說房子雖蓋得好知他可住得久遠仲謙說大人有甚麼事太師說你不見胡黨事至今不得靜辦我家李四每又犯了以此無心腸去整理仲謙回說好歹不妨

儀仗戶孫本招云十九年十月孫本去定遠縣見太師房屋不整齊太師說李四見在崇明胡黨不息不知我如何孫本說有甚麼事家人倪定住招云十三年十月太師在家飲酒六官人和太師說已前和胡家商量的事怕久後牽連我一家李二官人說父親做太師哥哥做駙馬料著我家無這等事

牧齋集一百四

十九

儀仗戶趙猪狗招云十六年六月太師請延安侯飲酒延安侯說我每都是有罪的人到上位根前小心行走太師說我每都要小心若惱著上位時又尋起胡黨事來怕連

累別公侯每十七年五月太師說上位尋

胡黨又緊了怎麼好吉安侯說上位不尋

著我且繇他

十四年正月平涼侯請太師飲酒平涼侯說
我每都是胡丞相作反的人若 上位尋起
來性命都罷了太師說早是也 不來尋我平
涼侯說若不尋著我每且躲一躲不要出頭
罷了 已上諸招皆胡黨發後善長惶恐懼
禍之事觀其告戒同黨曉諭僮奴屏足掩耳
惴惴如不終日至於鳳陽第宅不事修葺且
有知他可住得久遠之語且悔且懼其於善
長情事可謂逼真矣他招謂善長欲爲惟庸
報讎或云十六年謀之濟寧或云十八年謀

之平涼又謀之平涼侯男或云十九年謀之
吉安營陽或云二十一年謀之延安善長老
吏負罪而心悸惟恐人知其影響尚敢攘臂
怒目切切然謀爲人報必不可報之讎也哉
爰書所列此其最爲失真者斷而削之可也
一祝允明九朝野記云二十三年五月初二
日以肅清逆黨命刑部尚書楊靖備條亂臣
情詞播告天下 上口詔幾四千言梅純備
志錄云洪武三年大封功臣十七年定功臣
次第又異於前鄭曉異姓諸侯傳序云洪武

三年冬大封功臣十七年定功臣次第與前
稍異功高望重連歲總兵者八人云云二十
三年五月肅清逆黨命刑部尚書楊靖條示
天下上口詔幾四千言按庚午詔書載於
九朝野記者首尾闕落僅存其半鄭曉作異
姓諸侯傳多援摺此詔第未見全文槩有舛
錯其序云十七年定功臣次第二十三年肅
清逆黨此大繆也功臣次第卽定於肅清逆
黨之榜豈有兩詔乎如曰功臣次第爲十七
年所定則藍玉之進封涼國在二十一年十

二月此詔何以不稱永昌而先稱涼國耶舛
艦航海以二十年封開國全寧西涼以二十
一年封又何以備列耶鄭氏之失考甚矣黃
金開國功臣錄云二十三年春榜列勳臣五十
七人李善長猶居首不知此詔在二十三年
之五月正善長等參夷之日其榜列勳臣所
謂刑人於市與衆棄之者也豈以是優異善
長等耶昭示姦黨第三錄載營陽侯楊璟火
者招云洪武二十三年五月內舍人楊達讀
錄榜文想伊父五次賣陣我兄弟又有大罪

本年六月欽差官來察理旨意觀此招則肅清逆黨之詔其榜列在二十三年五月明矣昭示姦黨諸錄則又次第刊布未必在一時也此詔實錄失載幾於湮沒今幸藏弄內閣開國勳臣之事其強半猶可考見孔子二代之傷公羊三世之論君子不能不爲之慨歎云

一善長子祺尚 太祖長女臨安公主開國功臣錄云永樂元年卒於江浦史翼云洪武中以善長罪囚於家建文初赦出守江浦北

兵入投水自溺按大明主壻祺卒於洪武二十二年已巳開國功臣錄諸書皆繆也大明主壻永樂間編纂 仁祖 太祖及親王主壻譜牒其可徵信無疑余故援以正之又按昭示奸黨錄載李太師家教學貢穎之招云洪武十六年穎之見黨事不絕仍投李太師家教李駙馬舍人讀書二十一年跟李駙馬往鳳陽定遠縣住則知祺以二十一年還定遠次年卒亦當在定遠不在江浦也使二十三年祺尚在亦必不免 太祖文義滅親豈

不能以歐陽倫之法處之耶祺之得前死爲
幸而韓公之後其得存者必鮮矣哀哉

牧齋初學集卷第二百四

與徐給事

三

主其承身附

太極及說玉

增譜牒其可徵信無疑余故授以正之又安
昭示奸黨錄載李太師家教學貢類之招云
洪武十六年類之見黨事不絕仍投李太師
家教李駙馬舍人讀書二十一年限李駙馬
在鳳陽定遠縣在則知祺以二十一年還定
辛酉韓公之對其卦奇者必韓矣家婦
不謂以趨題命之去盡之邪斯之詩簡承

